

散文

## 刨茶山

黄燕妮

山里人靠山吃山,一片油茶山对我家的贡献,是让我们充满敬畏的。

儿时,每年立秋之后,是我们最惬意的时光。令人叫苦不迭的双抢完美收官,即使有扯猪草,放牛,养鸭,扯花生这样的活,也并不可怕。当然,刨茶山我也不拒绝,因为山上没有火热的太阳,没有恐怖的蚂蚱,更有对茶叶做出来的美食的期望,何乐而不为呢?

每天早上,我们一家吃完饭,老妈就装满一大碗米汤掺甜酒糟,一瓜勺花生,稳稳地放在竹篮里,上面盖条手帕。老爸把柴刀捆在腰间,拿起镰刀。我们每人背把镰刀,朝老虎垅后面的茶山走去。

弯弯曲曲的山路,在高坦洲穿行。到了自家茶山,放下篮子和柴刀,老爸领头,拿镰刀将草连带泥巴锄松,再把泥巴翻转过来,将草盖住,这样捡茶子时就不用翻到草堆中去找,腐草还能给茶树积肥。接着老妈、姐姐、我按顺序开始一排排刨茶山。老爸老妈边刨边评论着老佛爷的茶籽结果多,怪不得几个孩子长得油光水滑。老佛爷的茶山刨刨,茶籽捡得不多,家里的孩子一个个长得像瘦猴,头发跟茅草一样枯黄。我跟姐姐自然跟不上老爸老妈的节奏,看到潮湿的地方就挖,东一锄西一锄,把挖出来的蚯蚓装进竹筒里,带回家去喂鸭子。看到“鸡婆脚”(一种酸甜的野草,叶子长得像母鸡脚,故得此名,此草可以做成酒药酿制甜酒)也赶紧扯上一把,带回家给奶奶做酒药。

茶山上的野草杂树总是长得快,但再快也快不过老爸的镰刀和柴刀。看到那种丛生的冬茅草,老爸总叫我们躲开点,然后往掌心吐口水,从地上捡根大树枝往草堆里戳几下(打草是为了惊蛇),再拿起镰刀“噌噌”,长长的冬茅草就齐刷刷地倒了一大片,现在回想起来,老爸那动作真是潇洒极了。我和姐姐将割掉的冬茅草抱着放到茶树下,老妈再挖点泥巴盖住,就地取材沤肥,第二年茶树的果更多更壮实。当然,背冬茅草也得注意,一不小心手就被割一条大口子,血淋淋的。老

妈会用刀快速从茶树上刮一点树皮粉,撒在伤口上,血立马止住,没两天就结疤了,比创可贴还实用。

大茶树上最容易长一种寄生树,没有根,却能扎扎实实,郁郁葱葱地长在茶树枝上。只要长了这种寄生树的茶树轻则不结果,重则枝枯树死,所以必须砍掉,砍这种寄生树是很讲究的,若树可以拯救,只把长了寄生树的枝干砍掉就行,毕竟一棵茶树长大最少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若老茶树上长满寄生树,被吸去精髓奄奄一息,就只能忍痛割爱,将树砍掉了。砍这种树前,老爸也会叫我们走开,然后仰起头,围树转一圈,再抡起柴刀开始砍。一则对老树曾经作出贡献的敬仰,二则看看寄生树上是否长着黄蜂窝。这可不是好玩的,我亲眼见过寄生在砍一棵老茶树时,被黄蜂蜇脸,当时肿得跟个猪头一样,还是姨奶奶叫她小孙子撒了泡尿放手帕上,然后敷在脸上才消了肿。当然,黄蜂蜇了人也会付出代价的,它的巢连着被砍的老茶树一同被拖回家,然后将巢里的蛹一个个抠出来,放到油锅里一炸,撒点盐,香脆,那可是下酒的珍品。

高坦洲的山坐西朝东,十点左右,太阳开始暴晒,肚子也开始“咕噜噜”叫唤。老妈找棵大树坐下,掀开盖在竹篮上的手帕,我们每人倒上一碗甜酒糟掺米汤,剥着煮熟的花生,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聊着今年可以打多少斤茶油,然后用茶油炒肉,煎红薯米果,煎嫩子、玉兰片……吃完点心,又有对茶油美食的憧憬,干劲更足,每人再刨上几排茶山,太阳当顶才肯回家。每次回家决不空手,两捆柴,一竹筒蚯蚓,一把“鸡婆脚”,当然,更多的是秋天茶籽丰收的期盼。



随笔

## 赶时髦

贺平芬

01

几年前一个暑假在女儿那里小住,有一天女儿在电话里叫了一桶纯净水,一会儿敲门声响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肩上扛着一桶水脸带微笑地进来,他熟练地把水桶安放在饮水机上,小伙子身高约1.68米左右,身体结实,是个帅哥。他上身着一件白色T恤,下穿一条蓝里带白的牛仔短裤,从颜色上看是一条新裤,但短裤左前下方有一个较显眼的窟窿,两只裤脚边全都像被撕烂了,很多线头长短不一地垂下来。

他离开后,我说这小子人长得不不错,怎么穿一条这样的烂短裤。女儿说:“您还不晓得哟,这是时髦。现在的年轻人都流行这样穿。”我不解,把新裤撕成烂裤穿,还时髦!

回家后,在大街小巷、商场、超市果真看到不少青年男女穿着带孔烂边的牛仔短裤。孙女10多岁了,看见其他小朋友都穿了这种时髦牛仔短裤也买了一条。她觉得新鲜,时髦,常穿着上学,逛街,走亲戚家。这年端午节,儿子和儿媳例行到孙女的外婆家送端节礼。其外婆执意不收礼。说一个独生女都穿着这样的烂裤,一定是经济很困难,有得钱,这礼坚决不能收。弄清原委后,全家人捧腹大笑。

老家一邻居的女儿24岁了,经人介绍这天有一个小伙子前来相亲。他也穿着当今时髦的牛仔短裤。小伙子一表人才,举止文雅。听媒人说家境也不错,在方圆十里也算是首富。全家人都很满意,盛情款待这位准女婿。但唯有女孩的祖母一直闷闷不乐。女儿的父亲避开旁人问母亲为何不高兴。母亲说:“我就这么一个乖孙女,要嫁也要嫁个像样的人家。你瞧这小子,相亲都穿着这样一条烂裤,家里还不知道是怎样的苦,你叫我怎么放心把孙女嫁给他。”女孩的父亲听后笑着说:“您老了不懂,这是如今年轻人的时髦。”祖母不解地说:“啊,穿烂裤还时髦呀?”

02

去年仲冬月的一个吉日,天气温暖,北风呼啸,天空中还稀稀疏疏地飘着雪花,本组一个世兄的孙子早就定于这天接亲。

上午十点多钟,宾客来了不少,世兄的母亲年近80岁,身体较弱,畏冷。但“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天是孙子娶亲,一定要来看看这欢乐喜庆的场面。她特地穿着羽绒服里加了一件羊毛背心,在棉裤里又添了一条加绒内裤,双手套着一只电取暖袋,走出卧室出现在欢乐的场面,跟亲朋好友打招呼。当新娘进门时,她

傻了眼,几个伴娘都是清一色的超短裤(裙),脚上套一双肉黄色的腿袜。隔远一点看,好像是光着脚和大腿。再看看前来的道喜的宾客,中青年女性也大多是超短裤(裙)。她自言自语地说:“难道她们就不怕冷吗,落雪天还穿短裤,穿这么厚还嫌冷吗。”世兄向她解释道,冬天穿超短裤,这是年轻人的时髦,是她们在追求着爱美。

打那以后,村子里的超短裤日益增多。20多岁的女青年穿,30多岁的女青年穿,40多岁的中年妇女穿,50多岁的妇女也跟着穿起来了。原来,时髦还有如此的感染力。

03

今年春节期间,无论是在公园,还是在超市,或是在街道上,总会碰到一些老手。都说买了房子在这个小区或那个小区。正月十七日早饭后在工会门口碰见王师傅,他见面就兴冲冲地告诉我:“我也在街上过年哟!”只见他脸上写满了自豪感、荣誉感和满足感。

我心想在街上过年又怎么啦,突然从乡下来可能有些不习惯吧。现在买的都是商品房,贴春联只能贴小小的,因为受层高限制,初一出行放鞭炮要乘电梯到楼下放,有的小区还禁止放鞭炮和烟花,杀年鸡要到卫生间里弄。如果从乡下老家多带两只活鸡来连存放的地方都没有,但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进了城,真真实实做一回城里人。

近10多年来,这种“进城热”不断升温,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趋势。开始进几户还没有什么影响,一个组一旦有一半或多半人家进了城,就会自然而然地对未进城人家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于是,出现了有钱的购房,钱不够的借钱购房,无钱的租都要租两间房在城里住下的局面,好像住城里是赶时髦。

怪不得早几年有两个农妇相互发生口角时,一农妇说:“我家城里也有屋哟,你有吗?”想以此来压住对方。对方又怎能服这口气,于第二年也在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乔迁之日故意大肆张扬,大操大办,以示争回了这口气。

目前,南水村总共400余户,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在城里置了房。双江组规模小,共20余户,不足100人口。有几户早几年就进了城,2018年春节后仅一个月内就有6户人家办理了购房手续。有一户在老家建了一栋新房已装修,早几年在县城买了一栋有天有地的二手房,现准备在市里再买一套商品房。

我想,依这种趋势,过几年后农村人可能都变成时髦的城里人。



小小小说

## 农具博物馆

聂鑫森

田大耕年过半百,是A市郊区的农民。矮而粗壮,大脸膛,浓眉小眼,貌不惊人。文化也不高,勉强算是初中毕业生,但是,他名气却很大。

他住的地方是城外东北角的紫雨村,那里是一片小山岗子,山下是稻田,山上是茶园、果园、竹林、菜地。虽称为村,却是各家散居。朝岚暮霭,塘碧溪清,鸡鸣犬吠,花开花落,可称是闹市的后花园,令人眼馋。

三年前,田大耕与村里人经过反复商议,联合成立了紫雨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山林、菜地入股,并入年终分红;本村的劳动力优先安排进各种专业小队,种田、种茶、种菜、侍弄果树、养蚕、修理农具,按月拿工资。他在自家大院里,突发奇想建起一排宽敞的青砖平房,办起了“大耕中国农具博物馆”,这一切都是自费,与合作社毫不相干。

第一件事,在外地早已有先例,并不稀奇;但第二件事就令人惊诧了,一个农民办一家私人博物馆,不收费,欢迎大家去参观,图的是什么?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是大新闻,报纸、电视常有报道,田大耕俨然成了名人。

他的父亲不乐意了,说:“你到处去收购那些成了废物的破旧农具,还占这么多房子,花钱赚吆喝,败家子啊?”田大耕憨厚地笑着,搓搓手,说:“爹,这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大事。将来,你会看到它带来的好处。”“呸,屁好处。”

田大耕的儿子是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被聘到A市博物馆当讲解员,是合同工的性质。他很看不起这些不怕冷嘲、落雪天还穿短裤,穿这么厚还嫌冷嘲。世兄向她解释道,冬天穿超短裤,这是年轻人的时髦,是她们在追求着爱美。

我是A市《经济快报》的记者,第一篇报道是我写的,题目是《农具立史,志在耕耘》。以后,我应田大耕之邀,又去过多次。我不仅仔细看了原物,锄、镰刀、锹、斧、耙、耢、耢、钻、锤、铲、水车、风车、石磨、石碾、石臼、石碾、榨床、纺车、纺锤、织布机、约竿、小磨、渔网……而且感到解说文字、布展分类、图片说明非常到位,田大耕的儿子功不可没。

田大耕得意地说:“这小子不想干,我喊要揍人,他只好乖乖地听话。让他先给我上课,我认可了,他再动手。我也长了不少见识。以后,这些电动的农业机械也会过时,我再扩大展览的规模。”

但也有遗憾,这馆是用刨平的杉木板做的,没有上海、是田大耕用排刷写的几个粗黑大字,显得既草率又没有品位。

一眨眼三年过去了。

城市不断向外扩张,据规划局的同志透露,紫雨村那块地方已有好几个房产商瞄上了,说是可开发成高档的住宅区。

记事本

肖喜林

小时候对《水浒传》特别钟爱,上初中那会儿就读过三次。如今还记得武松形容家兄忠厚老实有言:“家兄从来本分,不似武二撒泼。”每每读到这里,我就会想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不就是第二个活脱脱的“武大”吗,也是一个本分人。

父亲做什么事从不敷衍了事,特别讲究质量,也是因为如此,父亲做事效率不高,别人一天能做完的事,到我父亲这里通常要两到三天才能完成。父亲没什么手艺,全靠帮别人打零工补贴家用。父亲虽然做事慢,但请他做工的人还是挺多的。一次,隔壁郭大婶想请父亲帮工打农药,父亲如告之:“这几天的档期已经排满,村头尹大爷、马家三叔也是这两天请他打农药。”郭大婶思索片刻便道:“你做我放心,我等两天,那你就后天帮我打吧!”

第二天大清早,父亲就到尹大爷田里打药去了。直到傍晚7:00,母亲已经做好饭菜翘首以待等父亲回来吃晚饭。迟迟不见父亲归来,母亲便派我去看看情况。我一路小跑,跑到尹大爷田边,气喘吁吁地喊道:“爸,吃饭了。”

“你先回去吧,我这还有一小块田没有打完。”

有一次到农具博物馆采访,因为这里新增加了“农民阅览室”“中国历史大讲堂”。不经意间,我向田大耕说起了这事。他似乎早已得知,点点头后又摇摇头,说:“有人早就眼红了,但是……不可能!”

我说:“那就好,这样的好地方,又低碳又生态,怎么能变成住宅区呢?真是那样,你们的合作社就没法办了。”田大耕说:“过几天有省里的领导来考察农村文化建设,指名要参观农具博物馆哩。”

凭着记者的敏感,我知道善于联络人脉的田大耕,一定托人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并附上了我的文章。

他托人向省里的老师是著名历史学家,他常被邀请去给省委委员们讲课。早些日子还到这儿来,专讲中国农具发展史。我把其他村子的农民也叫来了,有一百多号人,气氛非常好。老师还为馆里题了词:‘以史为鉴,建设文化新农村。’

我拍了拍田大耕的肩膀,说:“你很聪明。”

几天后,省委管文教的副书记汪新,真的到A市来考察农村文化建设情况,去了紫雨村,不但参观了合作社的农田、果园、茶园,还重点参观了农具博物馆,并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由田大耕作了汇报。然后,汪新兴致勃勃地作了评点和重要指示,指示内容为:农民合作社的做法有新意,要巩固、发展和推广;农民的文化自觉值得宣传,农具博物馆非常好;这个地方要保持优美的生态和文化环境,成为一个样板,不要搞什么高档住宅区。

会议结束时,田大耕叫人拿来那个历史学家的题词,请汪新欣赏。汪新说:“意思好,书法精,是颜字的面目,但有自己的创新。”

田大耕说:“我们知道汪书记的字也很有功力,能写题词名?墨磨好了,纸、笔备好了,请!”

汪新说:“为农民办的博物馆写字,是第一次,我很荣幸。”

掌声哗哗地响起来……

随之而来的报社、电视台记者对汪新考察的全过程,进行了真实的、形象化的报道。我写的长篇消息在《经济快报》头版头条登载,题目是《农具博物馆成文化亮点,农民合作社走康庄大道》。三年前田大耕创办这家博物馆,称得上是高瞻远瞩,其目的是以文化建设保护农民合作社这块难得的领地,现在真的是功德圆满了。

过了不久,田大耕的儿子经考试,被破格录用为正式公务员。同时,他作为A市博物馆的外派人员进驻“大耕中国农具博物馆”,指导、协办公务,只是每月到市馆参加一次业务会议。

小田很兴奋,这等于是在家里上班,自由自在,公务员待遇,工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样样不缺。他爹曾说他是真正的受益人,先前不信,现在他信了。

田老爷子白天工作于果园,晚上则义务为博物馆当保安。

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白天,儿子领导我;夜里,孙子领导我。我好快活!”

## 父亲是个本分人

肖喜林

父亲在田间答道。

“那我等你吧。”望着父亲背着农药机把他所说的一小块田的打完工。父亲背着空农药机来到田边小溪,全身汗如雨下,我递给父亲毛巾让他擦拭汗滴。我问父亲是否可以回家了,父亲摇了摇头。父亲把农药机卸下,又往农药机里放药、兑水……我迷惑不解地问父亲:“爸,你不是打完了吗?还兑药水干什么?”父亲道:“没有了,那些地方都打了两次药,这里还有一块地没有打第二次药。”我忙劝父亲:“人家尹大爷又没在这里,一小块地方没打,他也不知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父亲严肃地对我说:“人在做,天在看,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直到满天繁星争先恐后地爬出来之后,父亲才忙完。我和父亲抱着劳累的身躯回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了,饭菜都凉透了,妹妹已经酣然入睡。母亲责怪父亲:“今天打不完,不会明天打?搞这么晚!”父亲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片刻之后便说:“那怎么办,我都答应马家三叔,明天帮他打。”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了郭婶、尹大爷、马叔他们非要我

现代诗

## 亲爱的九郎山

外一首

秦华

过不了几日,我就会去九郎山看看喜欢那里的花海,花海里的槐庭喜欢六月的荷田,高铁飞驰而过喜欢干净的空气,络绎不绝取水的人绕过上林寺的云梯就能站在山顶了

我又可以看到我的天空了,我的在不远处跟我打招呼的兄弟我熟悉的方位,烟霞在漫漫退去我看到庞大的工厂夷为平地的广袤看到一些崭新的路伸向四面八方

我会迎风流泪几时生活的小区依旧还在绿地在吞噬我的记忆山坡上我嗅到柚子花在奔跑的香气这里的日落辉煌而深邃我的影子在九郎山的怀抱里一闪一闪

## 散步的人

我跟着他们散步他们每天用手机记步围着九郎山知道有多少静谧和弯曲绕过渔塘水库铁路清晨或黄昏顺便打瓶山泉水带回家累了,走进农家歇歇

他们说这里空气好他们有花草山风大度,吐出鸡鸣犬吠和白云

他们都是很平常的人平常喘息平常散步散心虔诚活在每一次来去

父亲帮他们打药的理由所在。

后来,父亲到村头砖厂做砖。起初,我利用假期帮父亲端砖、摆砖,到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独立做砖了,因为我做砖的速度比父亲快些,父亲已经开始打下手去端砖、摆砖了。取泥,甩泥,将泥摔进模型,切割,出砖,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有时候,由于动作过快,我做的砖个别会出现缺角现象。这时,我会将大拇指使劲一按,通过挤压,砖角就有了,却在砖上面留下了两个硕大而清晰的拇指指洞。父亲总会拿上一些泥去补拇指洞,等他补拇指洞的时候,我做出的砖已经扎堆了。我总会催促父亲:“爸,快点端砖呀,你在这瞎忙活。”父亲总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做什么事都不能敷衍,你敷衍得一时,敷衍不了一辈子。”

在成长的人生道路上,我庆幸我有一个本分的父亲。也正是父亲那两句经典话语:“人在做,天在看,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什么事都不能敷衍,你敷衍得一时,敷衍不了一辈子”,让我受用终生,让我也成为一个处处受欢迎的人。

